

談

往

錄

護往錄序

蘇東坡有艾語鐵橋子有海語艾語以諧
為才大而無所用海語以誇為志蓄而未
有抒此念則兩無也對語似各非容謝榻管何以
濟磨此永晝傾觴盡醴罷憶往矣以開塞通
居間可觴一日而幾事來懷則書之一事而
情緒各別則分書之感舊而天人弗載則
書之宣涉世而今昔殊觀則又分書之著惡可
序

以懲戒將來則痛哭以書之宣美可以鼓舞後進則拜颺以書之書之而有疑於中也則闕之書之而有違於時也則再闕之書之而為札聞宏庥之辭也則闕之書之而為驅車鼠穴之說也則更闕之闕之又書之遂成快

啣不覺夏去入秋來之以懸財後客有健談者我則有譽我不談者我則以此

帙贈之而已雖然非不言皆實畢竟事
事歸空當年情境雷霆閃爍禍福剎那
古人有言而今安在哉過牆粉蝶委地
飛花矣宜以入世空談頭之

花村看行侍者題於月半楹窗

談往錄上卷

花村看行侍者詩話

改元宜慎

國家以改元為重，然歷世無窮，美善者多，陋者亦有。遂有前後相復之嫌。最可鄙者，晉惠六同，漢號一同，吳號漢哀之太初，晉元之建武，魏孝之永興，唐肅之上元，皆白同。一代之號，乾德蜀號也。因官人盤背而始知隆興。

談往錄上卷

偽號也。因曾布日錄而後見。然所當避者不止重復一節。如謚法康定靖康之類是也。如陵名熙寧崇寧皆同。劉宋陵名是也。又不可蹈襲官名。如宣和乃契丹官門之名。徽欽至被見額而始悔是也。是以當國改元最宜博洽之士。如永樂乃前涼張重華。宋方臘及南唐賊張遇賢所僭年號。隆慶乃金國官名。當時無一人記憶。何也。宋

太宗謂宰相須用讀書人，豈虛語哉。又當
詳考國運，如宋改治平，而說者謂火德不
宜用水，則我朝土德不宜用木，犯之有耗
損元氣之嫌。又當察國姓，如周高祖姓宗
文，改元宣政，當時以為亡日是也。又當詳
避國號，如唐僖宗改元廣明，當時以為唐
去其口，而著黃家日月，後果為黃巢所篡。
大率離合之識深微，而難逃最宜熟察。桓
談往錄上卷

玄改元大亨、議者云、一人二月了、果二月而乘輿反正、于江陵、齊後主改元隆化、以為降死、隨煬帝改元大業、以為大苦、來齊顯祖改元天保、謂一人只十、果十年而終、宋徽宗改元宣和、一家有二日、果徽欽同帝欽宗改元靖康、謂十二月、果周歲為金、據云、他若炎興應司馬之名、升平有不滿斗之謠、大定若數足而則尺改之、昌宗乃

二日而季議之、成為負戈、羨為犬羊、亨為
享不成、而神宗避之、純熙旁作屯、而孝宗
宗更之、泰昌亦二日也、而是年天啟繼之
崇禎山也、而壓於一宗之、首隆武、乃降止
也、一年而唐王即敗、國家興替有大數存
焉、而建元議號、不可不詳慎也。

門額兆讖

蘆溝之曉月、為畿輔八景之一、二百年來、
貨財輻集、出入停駐、門闌區也、自崇禎踐
祚、日漸凌夷、至八九年間、竟成瓦礫荒埽、
建議者曰、南北咽喉、又東西遠曠、宜設兵
以守橋、更築城以衛兵、於是當橋之北、燒
磚運石、規里許為斗城、局制雖小、百雉墉
墉屹然、大鍵闕矣、其創造營建、為丁丑年、
談往錄上卷

名拱北、設泰將府、以捷旆、自朝之暮、為榮
趨赴任、為述職、還朝、與夫高賈輿、販驢馬
車輿、悉貫中街、而驅馳、仰見覲京之門、題
曰順治、祝民也、俯南之門、題曰永昌、祝國
也、當日人情、初無驚異、殊特以為新、奇有
創、初無駭目、震耳、以休祥有別、不出幾年、
璇樓鳳閣、變為荏苒、潢池帝、隨城殉、永昌
二字、李闖襲之、改元、茂崇禎、而弁置之、奇

矣我朝順治又大一統而定河山追隆
古而較漢唐宋與明先幾而為識者寧不
令人咋舌而三復也今永昌之額雖以鑿
鑿前明擊固憂思兩題預識不能為子孫
侈億萬載之宏謨專代為繼周馮昏王正
月之斷編教之奇兆之先默然彼蒼視朝
端碩畫眾庶觀瞻如盲聾乎曾簡秘笈所
載梁唐漢周五代時汴梁建業等處小民
談往錄上卷

口語矜尚一趙字。凡應答之間，必大毅曰：趙當時疑訪致殺趙運樞一門，後見陳橋兵變，方知為兩宋發祥也。今宗禎末年京師與兵具下市塵口語，皆曰：宋阿罕後至李闖賊破城，帝后並縊，竟以天下送之。李之小字曰彙兒，訛言傳送阿罕者，以上毅讀去聲也。寧非天已默定，固可知。謠歌非無謂而發。

摺錢造鈔

明朝京師錢價紋銀壹兩錢六百其貴賤
在零幾與十之間自崇禎踐祚與日俱遷
至十六年癸未竟賣至三十矣夏秋間五
千幾百矣宣問由來云私錢橫入過多乃
於九門特點御史嚴察督理街坊錢桌有
錢私錢一文筭三十二文徒一年三文遣
戍四文斬首其價額遵隆萬以來舊例多
設往錄上卷

一文亦斬，復勅工部設石，舊鐵杵一見私錢，不暇入爐鎔化，即刻搗碎，以滅其影，恨之也。九門搜簡，有挾入進城，必斬。小民買易存利，勅令送入御史臺獎之。今至嚴也。白設門杵懸於白，官坐吏守，自朝至暮，半月來，小民無捨錢之俠腸，販商無觸網之痴棍。清對無聊，西臺正務，各欲自幹巡方，乃出自己索買私錢搗之，辰出午飯，必欲

班役持錢四五千搗碓兩番將碎錢銅末積於杵舊之間為人觀看匝月後各舉報命云私錢收盡額外一文不敢增民皆遵制矣然皆塞責之民間之錢價下趨更甚也凡賣換錢鋪對面現付必如欵限如一兩應買二千四百其一千八百則於桌下私授或少轉再取以廠衛多人曾有照常交易擒去梟首故耳時有保舉生員蔣臣

或言錢鈔。因召對中左門。奏行同銅鈔。每
重半斤。准當銀壹兩。而以爲費。乃決意行
紙鈔。時有省臣條議。紙鈔有十便。十妙之
說。一曰造之之本省。二曰行之之途廣。三
曰齎之也輕。四曰藏之也簡。五曰無成色
之奸醜。六曰無稱兌之輕重。七曰草銀匪
之奸偷。八曰杜盜藏之窺伺。九曰錢不用
而用鈔。其銅盡鑄軍器。十曰鈔法大行。民

間貨買若可不用銀。銀不用而專用鈔。致
下之銀竟可盡入內帑。聖旨喜允。立刻造
鈔。押令工部領取。儀制司所藏御會中式
硃墨二卷。與直省文宗科歲解部。方試牘。
為鈔質之資本。限日搭廠。撥官選匠計工。
如有阻其事者。法同十惡罪款。工部查二
祖時故則造鈔工料。紙六皮四。皮者楮皮
也。產於遼東。有紙無皮。無從起工。乃令工
設往錄上卷

部召高工部仍以庫洗為辭正提議間忽
報賊決渡河欲犯京師已之此崇禎十六
年十二月中事也

料臣連議一二襲取三四實政五六民
不欺七八世無盜九富十策果大奇

兩讞翻案

崇禎帝踐祚壬午以後，光惡警報，司禮內閣，想不敢盡傳。帝亦負氣疾羣，滿目奸貪，盡人携貳，曾見兩次廷讞，俱以怒恨悲泣，傾翻蒲座，揮淚四宮，述之真堪浩嘆。十六年六月初一日，宜興周相國回歸里，西壺臺。蔣拱宸、疏斜文、遼吳昌時同內閣，周延儒、朋黨為奸。七月二十五日，帝御文華殿，親鞠談往錄上卷。

情事。宣取束廠錦衣衛全套刑具。前延儒
視師通州。題請隨月身各官兵科方士亮兵
部尹民興。皆與審名。皆疏中所及也。昌時
受刑銅夫大折脛。通賄招權。一一承認。當見
氣絕。方止刑。乃呼延儒門客布衣董廷獻。
怒殺下詢。周延儒在閣日。得銀起用。為幾
人。為何人。曰不記也。時御几有縉紳一簿。
自上擲下。則福寧道施元微一葉向上。遂

指奏以福寧道施元微是也。時遂^續時而
下。昌時醒曰：亦撼拱辰曰：羅山大敗。皇上
發銀三千往邊口收贖難民難婦。兵部大
差護救官兵一千名。後兵銀俱無隻影。甫
因隨征亦仍以飛報大捷奏。非欺君而何。
拱宸敗北。初交兵時。用有失銀等事。後各
將用命。仍復大捷。帝為震怒。恨殺高唱曰。
那有敗而再捷之理。喊殺打司刑璫寺將
談往錄上卷。

拱宸當頭一擊，官帽破裂，拱宸亦悶絕伏地。時帝憤恨氣塞，拍案嘆噫，推翻御案，迅甫回宮，跪審諸臣罪案未定，錦衣堂官慮即覆審悉登名繫獄。至十二月初七日五更，曷時棄市。廷儒賜緼，董廷獻與方士亮、尹民興併後逮。進施元微，竊獄候命，流賊城後後各進出。又本年九月，鳳督馬士英奏解土堡，鄉勇劓鞭子，擒獲李閻，所選起任偽官八

人士英時留活口解京獻俘帝欲親訊賊
中情事於中左門臨御讞決先問何府縣
人民對以湖廣荊州府人居多帝曰荊州
不破何皆從賊內萬姓者吭教上言曰荊
州城池舊年十二月失陷今皆賊巢帝驚

訝急問曰惠王安在

王係親叔時復應曰

先已走出今不知何往

蓋張敬忠表王

金自盡此十六年二月
中事荆州城中有
極富宗室為故本王者
昌言獻賊必來荆
焚往錄上卷

州必不能守。不如早出，以全性命。竟先潛
逃。撫臣王永祚、德嗣昌之屍，以其事啓。惠
王、王亦即日出城，避入深山。山中人恐為
王故，賊亦搜入，迫之。他往，乃登山。舟挽泊江
浙，有舊臺中，前上。歎率別州士，帝大駭，頓
足掩淚，哭失聲。推翻寨，乘而進，竟忘為獻
俘事矣。行刑各執事，以不得旨而散。賊官
八人仍繫獄。後警報日甚，大司寇不復題
請。明年三月十九日，城破，獄釋八賊官去。
見李闖訴言前因，自成曰：崇禎帝、爾等之

大恩人也。令梓宮在東墻，快去哭臨。復令兵押赴，有赴不拜哭者，囑咐殺之。內有一卒，面舉人姓鄧，哭之極哀，賞馬。登帝廷，接聖語，皆大吉慶事，而乃施之刑，割就戮之人，犯顛倒極矣。

兩朔無臣

廷臣待漏待天子也。仍恐天子早臨，先天

子而漏也。待漏之時，鼓未嚴，鼓嚴而班肅

而鐘鳴，鐘散而聖駕登殿，靜鞭响矣。鞭响

之刻，兩班文武有容無息，有氣無聲，仰瞻

殿陛，祇見千百紅袍，掀袖傳令_今耳。聽鴻臚

報農心驚，科道糾唱而已。惟癸未年正月

之朔，聖駕升殿，文班止一首，撥武班止數

設在錄上卷

臣首揆面奏諸臣以坐門勞苦起稍遲又
為鳴鐘舊例鐘鳴東西長安門俱閉今朝
臣自皆擁積在外因傳諭啓門到者仍寥
寥鴻臚未可唱齊班久之末喘急神驚作
倉遽奔走狀十少四五勉成禮焉首揆上
揭云政本怠弛以致羣臣慢悞乞奪俸自
臣等始得旨姑免甲申年五月朔聖駕更
早止一大金吾立班時鐘鼓已絕金吾啓

奏朝臣不聞鐘聲其以為聖駕未出來者益
者益遲今再鳴鐘遠近聞之曰皆疾趨乃
諭鳴鐘扣且不啟門永不開又久之卒無
至者乃欲先謁太廟然後受朝呼駕鸞輿
時久一無所備駕輿馬與立伏馬絢用幾
百忙取長安門外朝臣坐來之馬悉為驅
入端門備駕鸞輿將登輦矣司禮又恐外
入之馬不馴有啣蹄之恐奏止之再傳諭
設往錄上卷

朝賀駕後拜廟仍陞座以候文武官從東西
長安門入者竟不得過中門以天顏正視
也文則直入武班從螭頭下偃倭而入東
班武亦直入文班從螭頭下躡俯而入西
班以文寓多西城武居俱東城之故有
新科榜眼宋之繩其武之父名劼召對稱
旨寵任職方贊畫品最高偉為龜行而過
東班成禮後聖駕入廟六品以下不應陪

祭者焉以掠入，率皆揚手步歸，不祥極矣。不滿百日，此座已讓自成。鳴鐘伐鼓，改國改年，兩班文武，乃是擁簇不去。今日辰星視他日之彈冠，為懶為勤，玩為慎，皆一人為之也。何二心若是。故詩曰：毋貳爾心。朝綱廢弛，至此已極。天下安得不壞。

兩讞兩朔，血性男子讀過，當為淚下而掩卷長嘆也。

地壇祖祭

壬午四月初行大社禮。方澤在城北。艮方。
先一月掃除。十日前置各當。凡盞盞。蓮豆。
鼎爵鼎彝。與笙磬鐘鼓。俱用黃紗籠覆。恐
人指贓。近染也。薰沐處亦先十日試湯。問
禮之士往觀焉。至期稅樓房於東華門外
北大街。初五日辰刻。與親盛事者。束身登
樓。肴核酒未。衾褥器用。件件齊備。午未二
談往錄上卷

刻坊官內官本城西臺於大房小房有戶
通出入處悉緘紅封跨其兩掖門仍可啓
名色也先三日正街兩傍五府擬禁軍戎
裝執刀齊眉對立自大街大明門至地壇
約三十餘里約用軍士六十萬中濶四丈
為街道稍有高低俱填平滿上復鋪細黃
泥人不得行塙壁窓牖要抹紅紙紅泥一
切街巷街費堆當戰軍禁六畜行人藏樓

上者為小飲，細語勅諭者高脚牌與口宣室，止人不停囑也。更兩馬駕先過，即太祖之神位，樂器如民間嘖吶，以二十四馬駕輦而行，執事人後皆紅笠軍帽，隨後接踵舉朝之勳戚，及文武瑞寺金吾燈光照耀，擁嘆沸騰如浪潮湧，順行向北，無一逆行，亦無一刻停止。二更餘，鹵薄大駕過矣，萬火閃爍，塵埃蒙混，不暇辨五色，欲覩駕者，設往錄上卷。

各養精蓄銳注闈_日回臺就枕求寐至街坊
終宵喧鬧輿馬不歇初六黎明馬駕先回
即灌以降即徹行旋廟朱鉞黃麾錦旗繡
幢約千餘人少頃_頃八象滿蹕而來霞帔被
身寶帶圍腰大小明鏡垂懸項側背負洒
金朱漆胡盧巍然雅步故為震蕩其音珊
珮鏗_鏗鋳_鏗令人唱采以為喜過北勢將極闌
報入大內之飛騎如燕掠地刻過四五軍

戎儀衛各為飭。坊官甲長復洒黃沙。裨
將騎逐化戒。轄屬兵丁侍立對偶。凝儼端
肅如土。範木粧十官百長。介胄班行甲馬
仗位馬結隊鵠立。各依位次。各執器械。旌旗
辟易。劍佩雍和。黃金肘後。白主腰垂。時旭
光初出。目力渴燥。一物一事情。與神會如
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也。祇見自北而來者。
天樞地軸。日幢月麾。山旌海旆。鼓壁金精。
談往錄上卷

寶頂九簷深傘珠纓聯結塹繡鼓呼悠遠
節號綿長朱棍藤條之甲士提鈴喚號之
紅軍介夾其間又龍旗鳳帶虎轟豹尾青
萍朱戟金鉞銀牙鎗杖骨朵响節儀鎧奕
雪萬對人各捧一行：隊：簇：俸：鼓
從履出氣從鼻息遙聞簫鼓韶之奏中和
之樂餘響先聞音當雜入耳華其器而華其
器飾選其鼓而選其人知不幾千百偶跨馬

行奏。通此皆為宮扇。方圓正側。長短橫斜。
制度不一。粉白玄青。媽紅閃綠。色澤各別。
龍翔鳳舞。梭織針繡。至於日月鏤銘。山河
繪藻。彪虬飛走。仙佛誰奇。風雲聚會。金片
銀絲。形變萬端。工奇百換。接見辟寒。函香
諸具。尚彝用周。鼎金猊碧。壘與夫獅犀。兕
雀。供置尊崇。几桌捧檠。貴執寺璫。雖未可
云萬千。而過目不了。位位見氤氳升天。光浮
談往錄上卷

煤爛觸鼻原非入腦。聞馨絕不聞香。此外保
國貢獻。又異方奇料合成。春也。至軍器特
臨。又作改現。弓弩鉞戟。明煖炫奪目。復累千
成隊。集對多儀。有云。凡近駕輿之斧鉞。皆
木質金裝。以備美觀。事未可知。鼓棹漸嚴。
玉輅大輅。步輦象輦。皆黃絹為幌。有兩墨
色。曲柄小傘在前。為朝廷所坐。大鼓旗纛。
在後。按步疾行。如水面平移。下用一百六

十輿夫肩背無高下。三星更其力。前有數十中消扛捧金龍紅橋一座。為輦前升降。所有前後兩傍宮扇斜掩。羽蓋對障。北杜觀不可後。則內豎貂蟬擁簇追隨。如紅雲蔽天。更不知幾千百也。龍輦塵遠。兩衛萬戶漸次開闢。主客賓朋征逐四散。如春社酒闌矣。

好奇滋弊

癸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崇禎帝於大雪中，御皇極門朝儀已畢，聖駕不與異之，乃召吏兵二部堂上官宣諭曰：文選職方、文武用人之地，今文選用沈自彰職方、用張法孔、兩尚書承旨，聖駕方旋宮，不知沈張何如人也。亟查履歷，沈為辛丑進士，字方揚，戊辰年以同鄉致仕，本京人，猶在二談往錄上卷。

十七日見朝。二十八日蒞任焉。張為廣成

字九卿

進士。丁丑年以四川左藩拾遺者。雲南人。存亡未卜。方即現有王永積。竟不為永積地。另銓一人矣。十二月初七日。召對兵部堂司官。為司禮東筆。王之後弟。之仁。欲得浙江總兵。大小司馬。已延挨一年。之後促聖駕臨大門。成其事也。傳下喚職。方司郎中。時鄉凡上。已粘張法孔名字。不顧雲南

遠在萬里，王永積承旨跪上問曰：浙江、廣東兩省總兵為何許久不推？永積震恐惶，林操吳音對曰：無功夫。聖上復曰：浙、廣兩地雖係腹裡總兵，原一相日不可少。着即推上來。又復言曰：着即日就推。如是便退。無甚過責。時為上午，至申刻忽接嚴諭下部會推總兵。爾兵部緊要事，何云無功夫？且無功。夫三字是何言語？着回話。此王之後

又恐兵部將之仁事間置。聖上大為所勝。
隴。即此上諭。未知曾經御覽否。王永積無
索。當晚三更同堂同官科道幾人會推具
題。浙正則列王之仁。廣正則孫某。陪為宋
驥。聊舉職級近似。不知其為誰品者。停內
六日。浙點正推。廣點陪推。烏雖示不測。聖
上目覺其中人之故也。宋係鳳陽。帶銜副
總。一文不破。天降粵鎮。亦夢想所不及者。

至沈張特用之由。方岳貢初大拜進閣面
聖。以小摺開天下清官二十人。沈張承首。
故有二十六日之面諭。又楚人言此沈張
兩位。一為方岳修父主之恩主。一為禹修
自為諸生時之恩主。原非為耳。為而發

庚辰科廷試放榜後。召對二甲進士。現
相貌質辯。欽定四衙門。即日。到任。

蔣討原部屬姚宗衡。葛世振。孫一脉。劉

談往錄上卷

瑄。

原改二知州趙玉森嚴似祖

六科改原三部屬宣國柱黃雲師胡周南知原

一州人改周正儒。

十三道改原四部屬馮垣登陳羽白魏景琦。

陳純德改原一知州吳邦臣。

吏部改原一部屬驗封司董同祥稽勳司顏

渾。

兵部改原七部屬武選司葛奇祚職方司張

朝絃、蔡線明、田有年、武庫司盧若騰、錢
志弱、陳鯨、政原一知人州、呂陽。

談往錄上卷

公座爭軋

崇禎帝差司禮監張彝憲總理工部時司空
乏員侍郎馬弘圖上言臣部衙門公座次
序中則尚書傍兩侍郎禮也今又奉差總
理似宜另設衙門臣部無兩書尚書之理
奉旨切責謂工部營造皆軍興重務彝憲
總理正須日夕同堂官司查核料理豈容
另設仍開推諉弘圖又以體統禮制所關
談往錄上卷

疏凡七上。終格不允。彙憲限日到任矣。弘
圖於兩日前修葺公座椅案。髹以乾之油。不
漆。一堂兩侍。椅桌僅存。其如不可以衣冠
就乎。腕按何彙憲無奈。於川堂後升座。舊
小倚桌。無陪無侍。一人獨到任焉。弘圖於
是削籍。聲稱亦大著。又寵用三科。武舉陳
啓新。特授史料。給事中。時掌科福建人。顏
繼祖。上言史料祖制。諫臣七員。其公座椅

案亦七副無容增減從來新授科臣到任
必共陪坐其間新舊座次坐必上頂其原缺
從未有空位無敢越次祖制體統然也今
科臣七人適又盈濟皇上欲添設一人到
合初禮部撥制戶部發價工部差工造成
椅桌一副啓新方得安身於科房從取奉
甘舊套該部議奏而已若候三部奏覆啓
新畢世不得入科官心殷熱又聽班役懲
談往錄上卷

通德冒昧而來。繼祖七人先為據坐無公案。

科廊甚窄無隙地。啓新無祭祭。聊取低臺馬

檯。挨簷側坐。繼祖與六人俱正位而西。謙

論不休。啓新默坐半日。無一人與接談。長

安中一時稱快。此皆十年間事。在陳啓新

既登首垣自宜以軍國大政開談。或恭一大

貪好之八座。以見半載數日間喋舌寒

蟬。平素無積蓄。可知時為祖陵地。陷土坑。

嚴諭廷臣禁止宴會。穿素服。彼獨遵知制。不如葷酒朝服。煖耳俱以青布為之。然人猶有嚴憚之意。一日忽具目擊駭奏一疏。謂今早入朝時當五鼓。見科臣章正宸赴筵席散。打恭上馬。身備禁臣。先為不遵聖諭。恣情酒食。宜加處分。以儆官邪。旨則着其自行回話。章正宸奏曰。打恭上馬有也。非席散送客飲酒一杯有也。非赴筵款賓。

啓新但見微臣片時酒意而未審微臣從
前之謹恪也。臣量涓滴一杯竟醉。臣心最
小。每當朝期五夜不寐。趨朝太早。知朝門
未啓。於素不識面之家。跨立片時。霜寒露
冷之甚。見泉上有酒。偶飲一杯。聞有環珮
聲來。待漏有人矣。急趨出戶。適遇啓新。以
實事告臣。以實情奏。兩無欺也。但貪杯兩
字。臣不免耳。奏奉聖旨。姑免究。自此以後。為

滿朝人窺測底裡。不過三家村伎倆。與乳
口臭之識見。帝實誤用。天垣寵錫。負乘貽
羞。後以匿喪拿完完逃天入海涯。亡國而止。

孟夏護日

癸未年四月初一日，日有食之，是日兩後
初霽，天清氣朗，最為和暢。百官護日，在禮
部大堂之月臺堂，係坐東向西，官皆側立
向南，其竚立前後，照朝班品級。周宜興站
第一班之第三位，上二位勳臣也。簪纓珮
笏，朝服朝冠，儼同丹陛。欽天監堂上官報
蝕之次第，每一報，站班官皆叩拜，恭謹端
談往錄上卷

莊以候明復在辰之下刻與巳之上刻為
時頗長周宜興時側其笏於額以測望又
指點形似以示眾諛之曰和易近人訕之
者亦可曰天感威罔忌至左右與後之就言
蓋夫子右師往弔兩言盡之可見千百世
以上之人情與今日同也惟冢宰鄭三俊
則點第二班之第一位白鬚鶴髮卓立如
山敬慎之思微於衣表自初至末未嘗寸

步移少於袖，毅然戡然之象，望而知典型。
大老第五六班之部屬，前不能攀援，宜與
連接一談，後皆為教坊司，嘖嘖與鑼鼓喧
鬧，同班中亦嘈雜譁嚷之極，人眾語煩之
故，堂之東與川堂皆叢聚僧人，道人約五
六百，味經教木未魚教，如野田中百為青蛙，
耳為之聾，報復明後仍四叩，易吉服腹，大宗
伯林欲揖，時年雖八十六歲，耳目行動間，

絕不作老狀。肅就主位，揖進升堂。金玉橫
腰，絳緋奪目。威儀態度，登降祥和。秩々躋
：彬々雍々之極。自率執至鄉貳，不下三
十餘位。一朝耆舊具在也。誰知明年此日，
李自感盤踞皇極殿，牛金星叫號宗伯堂，
一片清涼，竟成炎海。今日面日叩拜諸人，
竟有一半在內。仍是奔馳不遑，真所謂廉
耻道喪，人心昏昧，終古如長夜矣。

票擬部覆

永平府北鄙一帶、右古曹塙等處、皆衝邊
督撫道鎮、鱗集櫛比、至周密也、崇禎十五
年十月初十日、塙子嶺汛將、旬日餘、壽誕
會飲、致北兵入保、大廣河間、報臨、兵垣曾
應選時最鉅、首建策、航海攻心等事、謂
造船三千、選兵六萬、登萊度序渡入三韓、
在內知之、必速歸救、實勝筭也、端揆票擬
談往錄上卷

奉旨下部嘉計畫之妙制敵之奇該部者
議速奏此疏到科例應分抄工兵二部時
少司空陳必謙署篆司官呈覆曰科臣建
策安邦臣敢後時供令但會典舊例因兵
事興工者同兵部分理其後今計造船三
千裝載貔貅六萬踰海收功其船隻臣部
應認造船一千五百餘乞嚴鑄兵部協力
襄舉以便揚仇帆云云端揆稟擬奉旨下部

准照會典着同兵部分頭起工而擔責料
費半却於兵部矣然估計營造仍是工部
職掌造船三千隻該銀二千每隻共應支六可
萬因上價值疏曰舡用航海內又屯兵須
萬分堅因臣部與兵部朋肩營造亦需三
百萬金錢奈今外輸輸途梗內歲洗竭日久
躊躇事又在必行計有河南開封歸德等
府積入欠本部料價銀五百萬合將此項聽
談往錄上卷

臣那借以為造舡工本可也。時河南等處

折無端撥粟擬奉旨下部持嚴馬上差人

限日起解。○即勅軍國大事依允其借以供

造舡之費。工部移咨兵部謂奉造舡航海

攻心應挪貼本部料食工價估計銀三百

萬兩。今限日起工置辦需候乞早為撥付

萬毋稽遲致悞軍機等語。時大司馬張國

維、疏、王、筭、方、日、久、召、對、慮、禍、不、測、方、司、案

呈亦照工部覆奏曰用兵造舡臣部自應
竭先但三百萬金錢非撫指可就臣部庫
藏原無積儲况全外解阻絕巧婦不能為
無冰之炊臣查鳳陽徐州等處積欠欠臣部
馬價四百餘萬兩催其陸續先解以應工
部眉撫者此係現在正額無煩設處更欲需
遲數月者時鳳陽等處殘端撥粟凝奉旨
下部允其督催鳳陽馬價立限起解即日
談往錄上卷

撥付工部協助船工之費矣工部初意欲
向兵部撥移幾萬為賞軍募士等事別項
支用不謂兵部亦奉諭旨止照題覆旨意
付一空文竟同本部之游戲閒談乃乞憐
大司農回咨謂山東路梗刻刻有虞癸之
虞自救不暇轉叩問卿人_人以動王四集問_同
藏與廐肆皆空乃告窘於江末巷紬店各
商令執粟與本州縣官庫兌銀應者及百

上下書簿而已亦以零星而止時為閏十
一月中旬旬山東連破東兗二府州縣在所
不計造船工價西奉諭旨毫無着落事則
究歸工部又恐建議省臣責其泄泄從事
乃為脫卸之謀以神變化另上疏曰造船
之費兩部雖有成議奈九門盡閉工商曩
足油釘板木無從晉買工匠船工亦無覓
顧而行兵之事又刻不容緩如之奈何即
設往錄上卷

造於津、造於通、索路絕往來、無從下手處、
為今之計、臣部適題都水司主事、前往淮
安船廠督造漕船、合無勅令帶往廠中、則
物料現備、匠工叢湧、計日蒞任、可以指日
造成、省臣不徒托空言也、端揆稟擬奉旨
下部、又允其就便鳩工、課督營造、若另加
勅以重事、推矣、時十二月初旬、聖旨與部
覆、將三千號海船、並未給付厘毫資本、事

己責責在船廠主事一身。若非金蟬神脫，寧
不畏科臣糾搆計，固有最玄虛而切理者。
談之侃々，聽之鑿々，更非若司馬司空之
畫餅充飢。其疏言曰：造船攻心，省臣妙算。
同仇之恨，素所劇心。但臣所督造者，由開
運糧腹裡之船，非衝風破浪航海之船也。
海船與腹裡板木不同，釘鎔不同，帆舵不
同，索纜器用不同，操駕運動不同。今欲造
談往錄上卷

此必須資材於閩廣，營造於海峽。若勅彼處西撫，勒限督程，即從海上駕往，而兆震起回威，實觀中興盛舉。因材因地，因人理勢之所必然，非敢膜外視，卸瞻避也。端拱

崇擬奉旨下部

准

佳移勅西廣總制與福建

巡撫著即選材集匠計日報工以抒西北

之憂京師倒懸之急舊例臺省奏疏不踰

五日得旨報部屬言事定須候旨匝月此

旨得之於十六年二月初旬都察院請勅
移咨又為二月終矣是年九月初閩廣兩
院沈猶龍張肯堂會疏中極讚省臣之策
極妙後言臣等拮据料理虎材與各選工
蛋戶一勞永逸洒雪從前為皇上煥中興
之業省臣建不世之勤正在造船奮往似
無容中止但今北地寧謐海宇澄清閩粵
荒廢唯堪重復造船浩費極為勞民傷財
談往錄上卷

不必行可也。端揆票擬，奉旨下部。聖旨是
臺胥之條議，部曹之覆核，與內閣之票擬。
相為游戎，以度歲月。當字一席，直傀儡耳。

談往錄上卷終